



閩海激浪

福建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闽 海 激 浪

福建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福建省军区政治部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

闽 海 激 浪

福建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

福建省军区政治部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

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6印张 343,000字

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200,000

书号10168·125 定价0.84元

“农村版图书”出版说明

遵照毛主席“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”的教导，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，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，作为“农村版图书”出版，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。

“农村版图书”以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根据党的政治任务、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。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、农村知识青年、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。“农村版图书”的内容，包括政治读物、社会科学基础读物、文学艺术读物、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。

选编“农村版图书”是件新的工作，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。

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

目 录

闽海激浪·····	敏 斌 师 仁 (1)
奇袭匪巢擒“黑鲨”·····	洪集思 刘广义 (22)
万树岭风云·····	春化雨 (36)
枫红似火·····	黄则根 (52)
林海怒涛·····	杨国联 (62)
戴云山上捕飞贼·····	史助力 (81)
积星岛上·····	王步征 齐嘉言 (94)
大破水雷阵·····	骆远闻 (110)
扬帆途中·····	林正让 (128)
浪岛岸畔巧斗敌·····	林承璜 (145)
洪雁山歼敌记·····	金 秋 (166)
激战八尺门·····	肖旭彤 (180)
前哨壁垒·····	傅挺民 (198)
牛山洋打“狼”·····	鹿 敏 (212)
轻舟重任·····	吴红章 纪 文 (222)
海峡两岸齐心人·····	金沙水 (237)
越海送光明·····	永 桦 伊 伦 (256)
雄鹰展翅·····	夏 苗 (266)
海岛女将·····	杨 河 正 让 (279)
前线少年·····	何 飞 (301)

火线一家人·····	王芸亭 陈 模	(314)
夜巡·····	吴云进 竞 源	(327)
火眼金睛·····	刘 霄	(340)
海上歼敌·····	廖开助	(355)
怒叉独眼狼·····	潘肇宗	(365)
天罗地网·····	石 涛	(379)
战斗的弓弦·····	林微润 浪 柱	(395)
神枪手飞舟擒特·····	石晋武	(407)
阿龙嫂·····	颜秀文	(414)
熊熊的火焰·····	陈连璋 阙丰龄	(425)
三闯狼牙滩·····	方平浦 陈育伦	(438)
深山狂飙·····	郑以灵	(450)
斩断魔爪·····	李建生	(468)
镇海石·····	潘肇宗 金沙水	(488)
后记·····		(506)

闽 海 激 浪

敏 斌 师 仁

一九四九年秋。

黎明前的厦门海峡，雾霭弥漫。一层接一层的涌浪扑上滩头，激起了几尺高的浪花。在茫茫夜雾的掩护下，一队木船悄悄地驶离浮屿港，逆水扬帆，破浪前进。在头一只木船上掌舵的，是浮屿镇上胆大艺高的船老大周振威，黑暗中看不清他的相貌，但从那魁梧高大的身影、熟练有力的动作，可以猜想到，这是个在风浪中摔打出来的硬汉子。此刻，他望着波涛汹涌的前方海面，心里思潮翻滚：

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，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，从北向南，仓惶逃窜，逃到闽南一带，已经山穷水尽、无路可去了。于是，他们到处抢船夺桨，妄图下海占岛，苟延残喘。昨天，伪团长黄梦腾勾结浮屿镇船行老板朱裕盛，把镇

上的渔船扣留集中到一个地方，将船老大都关进破庙，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，想叫他们明天开船运载蒋军逃往厦门。半夜时分，周振威和同伴们机智地干掉了哨兵，冲出破庙，把被扣留的船只夺了回来，驶离了港湾……

船队开到蛎壳滩附近时，周振威一挥手，船工们纷纷跃下海去，把水底的海蛎石套上绳子，拉上船来，接着又往深水区驶去。驶到了鬼见愁峭壁下，他们先把这些船凿漏，然后放上海蛎石，随着载重不断增大，船便渐渐地沉没下去。

当他们沉掉最后一条木船，游回浮屿镇附近时，突然，听见岸上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蒋军的吆喝声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振威他们一听，忙游靠在离码头百来米远的相思树影下，探头看去，只见码头边停泊着一艘炮艇，岸上一群士兵押着船工们的家属向炮艇方向走去。码头对面的船行大门“呀”地一声开了，从里面闯出两个人来，一个长得矮矮胖胖，脖子和头几乎一样粗，脸上麻点又大又密，两条眉毛又黑又恶，他就是伪团长黄梦腾；另一个长得又高又瘦，一对三角眼，镶在风干桔皮似的长脸上，几根稀疏的黄胡子，象贴在下巴颏一样，他是黄梦腾的把兄弟、船行老板朱裕盛。

黄梦腾双手叉腰走到船工家属们的面前，露出凶神恶煞般的模样说：“船行的船是怎么丢的？船工们都逃到哪里去了？你们给我老老实实说出来！”

黄梦腾刚说完，朱裕盛就嘻皮笑脸地接口道：“只要早说出来，不但大家可以马上回家去，我还担保那些船工无事。肯替国军开船的，黄团长准备每人发给二十块大洋！”

船工家属们听了，都把脸孔扭到一边去，谁也不肯答

话。黄梦腾等得不耐烦了，两只贼眼骨碌碌地朝人群瞄了瞄，突然走到一个中年妇女的跟前，厉声喝问道：“别装聋作哑了！你的丈夫究竟跑到哪里去了？快说！”

“镇上的船工不是早被你们关押起来了么？你们不把我的丈夫放回家，怎么倒向我讨起人来？”那个中年妇女理直气壮地反问道。隐蔽在相思树影下的船工一听那响亮的高嗓门，都知道答话的正是周振威的妻子周大嫂。

“对！快把我的丈夫放回来！”

“还我儿子！”

“还我爸爸！”

船工家属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。伴随着他们的喊声，远方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阵阵我人民解放军的大炮轰击声，人民解放战争的脚步已经逼近这儿了。

“妈的！你们这些渔花子都不想活了！”黄梦腾听到炮声，急得抓耳挠腮，便转向身旁的士兵说：“给我把机枪架起来！”

扛机枪的家伙赶紧趴到地上，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船工家属。

“先等一等，黄团长！”朱裕盛走到黄梦腾的身旁，假惺惺地说，“这些都是我的乡亲呀，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在刀枪之下，还是再给五分钟时间，让他们考虑考虑吧！”

“那好吧，看在朱老板的面上，再等最后五分钟！”黄梦腾两眼闪着凶光说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可人群中还是没有动静，码头上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。潜游在相思树影下的船工们的心弦一下绷紧了。

“机枪手，准备——”黄梦腾看了看手表，杀气腾腾地喊道。

“不——许——开——枪！”海边突然传来一个高亢的喊声，随着这喊声，一个人从相思树方向游了过来，一跃跳上了岸，大伙回过头来一看，不约而同地喊道：“振威——你！”

朱裕盛一见周振威，慌忙附在黄梦腾的耳边说：“这周振威是镇上穷船工的头头，前年就是他领着船工们大闹船行的。只要抓住他，那木船和船工就不难找到。”

“哈哈，姓周的，你算是吃了豹子胆了，竟敢领着船工们逃跑！”黄梦腾狞笑了一声，用手枪抵住周振威的胸膛说，“你把船只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船，是我把它沉掉的！”周振威神态自若地说，随即，指了指身旁的船工家属：“这跟老老少少毫不相干，快把他们放了！”

“好吧！”黄梦腾急于要得到船只，便对身旁的士兵一挥手，机枪立即撤掉了，船工家属们一哄而散。

“姓周的，快带我们到沉船地点去，要是找不到，就先毙了你！”黄梦腾边说边叫几个士兵将周振威押上炮艇，他自己和朱裕盛嘀咕了一阵后，也登上了炮艇。

炮艇往海外开去。周振威双手叉腰地伫立在船头，粗大的脚板八字分开，那褪了颜色的棕褐色短褂随风敞着，袒露出宽厚的胸脯。他侧耳倾听着远方那春雷般的炮声，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。

炮艇开到了鲨鱼滩附近时，周振威转头对黄梦腾说：“船，就沉在前面水底，你们等着吧，我下去捞啦！”说着，他没

等黄梦腾回答，就“扑通”一声跃下了海。

黄梦腾见了，急忙命令士兵：“快跳下去盯着他，别让他游跑了！”

几个士兵刚跳下水，周振威早已连扎几个猛子，游出老远老远了。那几个士兵尽管手脚并用地拼命划水，可还是追不上。黄梦腾见势不妙，气急败坏地惊叫道：“机枪手，快朝姓周的射击！”

只听“哒哒哒”几声枪响过后，海面上先是冒出了几股污血，接着又浮上几具尸体。黄梦腾戴上望远镜一辨认，那些浮在水上的尸体全是自己的士兵，哪里还有周振威的影子！

“妈的！上当了！快加大马力追上去！”黄梦腾扯声大叫。

炮艇往周振威游走的方向闯去，不一会儿，忽听“嘎嘣”一声，炮艇猛地歪斜到一边，象一条死鲨鱼似地躺着不动了。惯性使黄梦腾的头颅一下撞到铁栏杆上，他吓得抱头惊呼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炮艇闯上鲨鱼滩，搁浅了！”驾驶室里传来颤抖的答话声。

“笨蛋！统统给我毙了！”黄梦腾还没骂完，对岸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比一阵激烈的枪炮声，他知道人民解放军快打过来了，顿觉头晕目眩，站立不稳，铁青的麻脸上沁出了汗珠，绝望地嚎叫道：“快把橡皮艇推下去！快快！”

士兵们都争先恐后地往橡皮艇上爬，黄梦腾怕人多运载不下，拔出腰刀乱砍一气，橡皮艇便在一片哭叫声中离开炮艇，向厦门方向逃去。

就在这时，靠近浮屿港的海面上，却露出了周振威的脑

袋。他转头往后看了看，只见炮艇已经在鲨鱼滩上搁浅了，自己又游出了炮艇的射程之外，不禁露出了胜利的微笑。他舒畅地吸了口长气，又奋力向浮屿镇北边方向游去。还没靠岸，只听对面山上响起一阵激越嘹亮的冲锋号声，紧跟着，一队队解放军高喊：“冲啊！”“杀啊！”从山头飞奔而下。围集在码头边、海滩上的国民党残兵，顿时象没头苍蝇似的乱跑乱撞。朱裕盛提着两大包金银细软，尖着嗓子对鲨鱼滩上的炮艇呼喊：“黄团长！黄团长！不能扔下我不管呀……”

周振威看着这幅群丑图，不禁“扑嗤”一声笑了。这时，一队解放军已经冲到码头了，敌兵们有的跳进海里淹死了，有的开枪顽抗被击毙，大部分都乖乖地举起双手来，当了俘虏。朱裕盛情知逃脱不了，便夹着尾巴溜回船行，“砰”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了。

解放军收拾了残敌后，押着俘虏开进浮屿镇。周振威见了，飞身跃上岸来，大步流星地追了上去。他紧紧握住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手，刚想说话，喉咙里却象被什么东西哽住了；过了好一阵，他才热泪盈眶地喊出了一声：“亲人哪亲人……”

二

凌厉的秋风，荡尽了海峡上空的阴霾，火红的太阳，给刚解放的浮屿镇撒下金色的光辉，镇上的广大船工，都沉浸在翻身的喜悦里。看，四处爆竹开花，听，八方锣鼓喜鸣。一队队穿红着绿的渔家姑娘打着腰鼓、扭着秧歌走过来。急促

的鼓点声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，节奏分明的秧歌逗得人们脚底发痒。周振威在人群中憨笑着，情不自禁地跟人哼起当时流行的歌曲：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

当他被欢乐的人流卷到乡政府的门口时，只见一张红色布告贴在刚粉刷的白墙上，吸引着人们围看、议论。他忙也挤进去一看，原来是大军为解放厦门征用民间船只的布告。他没看完布告，突然有人按着他的肩膀叫了声：“振威！”

振威转头一看，只见叫自己的是个脸膛黝黑、头戴八角帽的中年人，他的身旁还站着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同志。那中年人见振威一时怔住了，忙摘下八角帽说：“认不得了？我是黑泥呀！”

“黑泥哥！”周振威叫了一声，张开粗壮的大手，紧紧搂住周黑泥的肩膀，不停地摇晃着，这一对分别多时的老朋友，今天又重逢了。

原来，周黑泥是这个镇的地下党员，由于经常带领船工们向船老板作斗争，成了敌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有一天夜晚，朱裕盛勾结国民党军队窜进周黑泥家里要抓人，黑泥越后墙逃到振威家里。振威见情况危急，便冒险摇起舢板，连夜把黑泥送到大陆去。黑泥后来参加了游击队，昨天解放军攻打海岛时，就是他带的路。

此刻，周振威仔细端详着黑泥的脸庞，乐呵呵地说：“黑泥哥，不走了吧？你就领着穷哥儿们继续干！”

周黑泥笑道：“好啊，眼下部队在作解放厦门的准备工作，正需要我们船工出力哩！”说到这，他指着身旁那位解放军同志介绍道：“这是应加辉指导员。”

周振威凝望着应加辉军帽上的红星，激动地说：“应指导员，我们和几个穷兄弟商量过，准备组织个支前船工队，支援大军打厦门，你看行吗？”

“这太好了！”应指导员和周黑泥对看了一下，高兴地笑道，“我们准备明天召开支前动员大会，你就带头上台讲话，怎么样？”

“登台讲话？”周振威一怔。心想：在旧社会，象自己这样的穷船工，只有挨训受骂的份儿，哪有登台讲话的权利？如今一解放，大军同志就这样信任自己，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呵！想到这，他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连声说道：“好，这个头我来带！”

.....

第二天早晨，秋高气爽、风和日丽。船行对面的空地上红旗飘舞、人头攒动，支前动员大会正在召开。“打过海去，解放苦难中的厦门兄弟！”“打倒蒋介石！解放全中国！”

“将革命进行到底！”响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、震天动地。

口号声刚停，周振威就“咚咚咚”地几步跨上台来，扯着在海风中练就的响亮嗓门说：“乡亲们，没有毛主席，没有共产党，哪有我们穷船工的活路呀！如今我们翻身作主人了，可厦门岛的兄弟姐妹还在受苦受难！为了支援大军打厦门，我们穷船工应该组织起来，成立支前船工队。大军要到那里，我们就把船开到那里！急流险滩闯着过，枪林弹雨顶着走！”

周振威平时并不擅长讲话，但这时一激动，满肚子的话就象决了堤的河水一样，哗哗地往外倒。在绚丽的阳光下，他那刚毅的脸庞，更显得神采奕奕。他的话音刚停，会场上

立即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，这声音淹没了海风的呼啸，盖住了浪涛的喧嚣。

“我报名！”“我报名！”浮屿镇的船工一个接一个地跳上台，要求参加支前船工队。

周黑泥和应指导员商量了一下，站起来宣布了支前船工队的名单。这第一批挑选的三十名船工，个个水性高强，人人精明强悍，船老大周振威当了队长。

散会后，应指导员和周振威边走边谈。

“周老大，前一段征集到的船只很少，现在船工队成立了，希望你们在征集船只方面能多出些力。”

“镇上的大部分船只都被遭殃军抢走了，只有裕盛船行的船被我们沉在——”周振威说到这，从眼角瞥见对面船行的大门突然裂开了一条缝，便警觉地改口道：“应指导员，到你们连部再谈谈去！”

三

第三天一早，周振威正在和船工们研究打捞沉船的事，一个值班民兵跑进来报告说，在裕盛船行后门的海滩上，发现了一行新脚印。

“脚印？裕盛船行？”周振威听了，眉头挽起了大疙瘩，沉思了一下说：“蚂蚁出洞，意味着风雨将到，有人深夜下海，说明岛上的暗藏敌人开始活动了。”一说完，他立即布置民兵加强对海滩的巡逻，又对晚上的行动方案重新作了考虑……

太阳一头扎进了大海，黑漆漆的夜色很快笼罩了下来。

这时，僻静的北滩渡口，一艘满载船工的帆船徐徐离岸了，挂在船头上的几盏渔灯，映照着周振威那坚定、沉着的面容。

帆船驶到海上，从厦门方向传来了一阵“嗡嗡”声，不一会，就变成了刺耳的轰鸣，显然是敌人的轰炸机出动了。偏偏在这节骨眼上，一弯月芽从东边探出头来，撒下朦胧的微光，使敌机更容易看到海面上的情况。

“振威哥，怎么办？要不要转舵返航？”一个船工抬头看了看飞机的尾灯，焦急地问道。

“不，往千礁丛靠拢！”振威边说边将舵把一扳，帆船便向千礁丛方向驶去。驶近之后，振威提着几盏渔灯，涉水走上礁丛，挂在礁石的突出部后，走回船来了。这时，敌机呼啸着掠过头顶，然后在上空盘旋开了。振威把手中的竹篙往礁石上一点，帆船便如脱弦之箭一下射离礁丛，向鬼见愁悬崖方向飞驰而去。

帆船刚在鬼见愁崖下停了下来，只听“轰隆隆”几声巨响，原来是敌机发现了千礁丛上的渔灯，俯冲下来轰炸。它把那些渔灯炸灭后，飞走了。

周振威看着飞机的尾灯慢慢消失在东方的天边，风趣地笑道：

“哈哈，蒋介石这小子坏事干尽，今天倒是做了一件‘好’事！”

“好事？”一个船工疑惑不解地反问道。

“他又派飞机，又扔炸弹，把千礁丛炸平了，咱们今后在这海面不是更好驶船了吗？”

话一落音，大伙都“哗”地笑了起来。有的说：“振威

哥这一计可真妙，敌人要是知道，一定气得七窍冒烟！”有的说：“光有心计不够，还得有胆略。刚才敌机已经飞到头顶上了，要不是振威哥沉着、果断，动作迅速，就差点挨炸了。”……

“别说这些了，快下水捞船吧！”周振威刚才在炸弹跟前面不改色心不跳，这时听了大家的夸奖，却显得腼腆起来。他说着首先跃下海去，其他船工也跟着往下跳，溅起了阵阵浪花。

潜游到沉船地点后，船工们一起动手把舱里的海蛎石搬掉。由于海底缺氧，干了一阵就得浮上海面吸几口气，然后再一个猛子扎下去。二十几个人轮番作战，很快把船舱里的海蛎石搬完，那些木船便浮了起来。

当振威他们驾着二十条空船返回码头时，应指导员和周黑泥从岸上跑过来，紧紧握住船工们的手说：“你们干得真漂亮呵！”

“今天我们去捞船，敌机来得那么巧，肯定有人向敌人通风报信。”周振威说到这，又伸手指了指船行后门口的海滩，压低了嗓子：“早上就是在那个地方发现脚印，估计下海的人是从船行后门出来的。”

“嗯，根据群众反映，朱裕盛最近的举动很不正常，要加强对他的监视。”周黑泥忙接口道。

“俗话说：先发制人。我看现在可以登门惊动他一下，来个硬的敲、软的戳，不管是狼是狐狸，都朝要害处打！”振威沉思了一下说。

“好啊！”周黑泥和应指导员交换了个眼色，又笑笑地说：“振威呀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！”